

鋪主前半生擺地攤小販

資深投資者葉兆球，早前購下觀塘瑞和街百佳超市巨鋪，該鋪位於一九六八年間是酒樓，葉氏就在酒樓門口擺地攤做小販，他說：「當時是我由東莞來港後最苦的日子，我萬萬想不到，現今成為該物業業主！」

他形容得奇妙的是「最甘苦」，而不是「最辛苦」，可見當一個人發了達，回首前塵，再苦也是甘。如今回到瑞和街，別有一番滋味，街道也改變了，儘管依然人多，卻少了從前的暢旺，皆因六、七十年代香港工業興旺，令觀塘區人山人海，「今天的瑞和街雖然人多，但當年更加多，連要擠進來都不容易。」

日銷100多斤蕃薯

當時年方二十一歲的葉兆球，每天開檔前，清早四至五時到茶欄取蕃薯，生意最好時間是早上六至七時，以及五時後的放工時間，日銷一百多斤蕃薯，月入約一千元，比在做工廠的打工仔，月入數百元，要強多了。

一年後，他發現廟街才是更好的地方，轉移在那裏，擺地攤售賣鄧麗君的錄音帶，令他收入倍增，回想這段日子，他最感慨：「對於鄧麗君，我感到很可惜，沒有人有她那麼美好的聲音，假如她下嫁香格里拉太子爺，肯定不會這麼早就去世的。」

當年擺地攤，印象最深的，要解決的困難，就是面對捉拿無牌小販的管理隊，葉兆球要左閃右避，避免被拉損失金錢，「我們一眾小販，私底下都叫他們狗王。」見到他們就驚，恍如被狗追。

積琪蓮說，對，他擺脫不了狗，從前被「狗王」追着，當有朝發了達，晉身鋪王，曾被積琪蓮之類的「狗仔」隊，追蹤着拍照。

家裏只有牀 沒有椅子

隨着小販生意愈做愈好，住屋級數亦提升，剛來港時，他以每月數十元租住土瓜灣閣樓牀位，與天花板的距離，樓底低得不容許他坐着，因此，家裏只有牀，沒有椅子。後來搬到觀塘輔仁街的正式牀位，月租約一百元，接着進駐旺角甘霖街，與同鄉夾份租用房間，月租數百元。當年旺角還沒有填海，甘霖街是核心區。

與葉兆球際遇有些相似的是「小巴大王」馬亞木，當年從潮州來港，在西環一些酒樓門口，等待顧客的吩咐，運送外賣，馬亞木的年代，還要比葉兆球大約早二十多年，當年交通工具並不發達，運輸主要靠人力，使用肩擔挑着東西到處走。無獨有偶，馬亞木現今成為西環多個酒樓鋪的業主。

運輸業起家

葉兆球與馬亞木間中有碰面，同枱吃飯，地產投資界有甚麼盛會，他們都經常成為座上賓，葉氏說：「馬生是潮州人，很勤力很捱得，他身體又很健壯，今天依然如此。」馬亞木由做人力搬運，繼而駕駛無牌小巴，並於九七年期間，買下大量小巴，成為「小巴大王」，為日後的鋪位投資，奠下豐厚的基礎。

葉兆球則由做小販，涉足駕駛「白牌車」（七十年代，香港的士供應不足，不少私家車充當的士載人，叫白牌車。）然後**移民台灣**，由買下兩部的士開始，高峰時擁有六百五十部的士，並於市道回落時隱退，沽售所有的士，輾轉來港投資鋪位，兩人都是出身運輸業。積琪蓮